

諸位同學，《華嚴經》在近代已經引起許多人注意到了，研究的人，給《華嚴經》寫成白話註解的人也有很多位。有幾種白話註解，有些同修拿來給我，我也略略的翻過，如果要想廣泛的流通還是有問題。佛法，特別是對於初學，初學決定不能夠離開規矩，這個原則同修們一定要記住。初學要離開規矩那就錯了，你將來就是學得再好都不如法。古人所講的話有道理，「不依規矩，不成方圓」，初學的人沒這個功力，不要用圓規，一畫就是個圓的，那談何容易！畫家幾十年的經驗，隨便畫一下就圓了，我們平常畫就不圓。我們初學的人畫圓一定要用圓規，畫方一定要用矩尺。畫家一幅畫要賣那麼多錢，新加坡幣要賣幾十萬，他隨便搞一下就值那麼多錢，你要曉得他是一生幾十年的時間都在那裡練，練出來的。我們初學哪能一下就成功？不行。所以要記住，一定要依規矩，一定要守法。我們看很多註解拿出來，總覺得還是不圓滿，就是它不依規矩。

我們今天要做這套東西，讓初學的人都能夠接觸到《華嚴》，得到《華嚴》的利益。利益當然有淺深不同，以《華嚴》這個大乘佛法來說，從初信位到等覺位，五十一個位次，同樣是一部經，換句話說，就是利益淺深有五十一種不同。我們今天希望一切同修們，廣大的群眾們接觸《華嚴》，得初信位的利益，我們就很滿足了；你要說得高的利益，辦不到。譬如說，我們保送一個學生上學念書，要從一年級開始，沒有法子插班，他是個兒童就是上小學一年級，決定不能把他設到大學一年級，辦不到，這就要懂得一定要合乎規矩。所以我們今天做這個工作，研究這個，我們做規矩。善巧

兩個字，我們決定做到善，不做巧，把這個善字做到，做得很圓滿，叫功德無量。對佛法、對眾生要做出真實的貢獻。至於巧，那是各人以後修持的功夫，以及他過去生中的善根福德。累世所修積的福德，他一聽、一接觸，他就開悟了，這不是一般人每個人都能做得到的，與宿世因緣有關係，與宿世的善根深淺有密切關係。這個道理與事實，我們都要懂得。

你們在此地學講經，像悟弘學講經就錯誤，為什麼？過分的用功，經是講得不錯，身體壞掉了，這就錯了。如何用功，又能保持一個很健康的身體，這才是如法。這頭得到，那頭失掉，錯了。所以你一定要懂得掌握時間，要知道用功的門路、方法、訣竅。不是叫你，你的體力不夠，你晚上不睡覺搞到天亮，到第二天精神沒有了，這是錯誤。像你這種學講經的方法，我決定不幹，經還沒學得好，身體已經完了，就嗚呼哀哉，於自於他都沒有利益。我過去學習，也沒有錯，也常常是晚上搞到通宵、搞到天亮，但是精神飽滿，法喜充滿，愈搞愈歡喜、愈興奮，那個行。搞到精神沒有了，這個錯誤，你沒有法喜，經裡頭的味道，法味，你沒有嘗到，所以你沒有產生法喜。歡喜能養人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那個營養比吃什麼補品都好、都殊勝。所以諸佛菩薩什麼營養品都不要，什麼補品都不要，他為什麼那麼好？法喜充滿。真正的歡喜，從自性裡面流露出來的，那是最好的養分！這是你們沒有得到，光在經典裡面苦苦的思索，好可憐，好苦。這個我不贊成，學得這麼辛苦，不能幹。所以一定要如法。

初學講經，講得沒有過失，沒有錯誤就好，不必求好。人家講得比我們好，他的底子比我們深厚，他宿世的善根比我們深厚，我們不要跟他比賽。跟他比賽，你就有個競爭的心，你就有個有不平的心，你怎麼能入門？你怎麼能入道？學道，心平氣和，自己永遠

謙虛，對別人永遠恭敬，這就對了，從恭敬、謙虛當中學習。自己不是不盡心，不是不努力，自己盡心努力，但是決定不能跟人比賽。你有跟人比賽的念頭、意念，你就有高下心，高下心學成之後變成什麼？阿修羅。你學佛最後的結果是學成阿修羅，豈不是大錯！

今天早晨我跟諸位提的綱領非常重要，你要想開智慧，要想一切都能夠通達，斷煩惱、除習氣才能辦得到。你不斷煩惱、不除習氣，不依照這個方法去學，你怎能成功？你們要曉得，我對老師為什麼這麼尊敬？我離開老師四十多年了，我親近方東美先生是二十六歲，親近章嘉大師的時候是二十七、八歲，我念念感激老師，老師教我這個方法，我今天才得到這個利益，他們這樣愛護我。我是一個標準的好學生，你教我不要聽是非、不要聽別人講，我真的不聽，人家拉我都拉不去。諺語常說：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」。人家拉我去，我偷偷去聽，想瞞著老師，瞞不住，老師早晚會曉得。曉得之後，老師對我這個人打幾個叉，這不是好學生，他教我們的心就淡了，就不是像那麼樣的純真。我們做老師的學生百分之百的依從，誰拉我，我也不去，老師將來知道，對我就更愛護、更關心，我們真聽話。

所以你自己修學有沒有成就？我在《內典講座之研究》，那個小冊子的第三篇，那個東西是我寫的，我覺得百分之九十是你修學的態度，李老師這篇方法它的分量，在我們講席當中充其量只佔百分之十。我這篇文章李老師看過，李老師點頭，他肯定，這套技術方法佔百分之十，而我們整個修學的態度，對我們的成功失敗要佔百分之九十。你有良好的態度，加上善巧的方法，你百分之百圓滿。一定要懂這個道理。我們真的要做到「孝順父母，尊師重道」，你把這幾個字做到，沒有一個不成功，你的根性再劣都能成功，那就是你的善根福德因緣深厚，底子在此地。

這幾個老師都是一時，一個時代的豪傑，不是等閒人物，我親近，他用這種態度對我。我沒有別的，學歷也不夠，資歷也不夠，也沒有地位，也沒有身分，也沒有財力，我親近老師，對老師一分錢的供養都沒有，沒有力量供養。那個時候，我在台灣一個月所賺的錢，只賺台灣錢五十五塊，僅僅夠生活費用，沒有錢再去供養，沒有法子，所以只有恭敬供養。常常老師上課，有的時候到中午吃飯的時間，老師還留我吃飯，我還接受他的供養。章嘉大師常請我吃飯，講到十二點鐘，好，就在這邊吃飯，吃了飯再回去。李老師對我是四事供養，不但吃的，還找地方給我安住，給我一些零用的，所缺乏的東西，他都照顧到，恩德之厚超過父母。所以這要懂得，我們自己是個良好的態度，老師才真關心，你才真正能感動人，我們有能感，他才有能應。所以對父母，好兒女，不叫父母操心，不會做壞事，父母不會擔憂。好學生，才能百分之百的接受老師的教導，絕對不會做出陽奉陰違的事情，我們今天才能成就，才能得佛法的利益。

在台中接受李老師教學的，聽老師講經說法的，我在台中的時候，超過二十萬人；親近他，接受他教誨的也有一百多人。李老師教我不是單獨教，方老師跟章嘉大師是單獨教，學生只有我一個。李老師那個時候是開班，開班是同學們一起上課。為什麼我會比別人體會得多？比別人體會得深刻？就是學習的態度。李老師提出三個條件要求我，這三個條件，在台中三十八年，從來沒有要求過第二個人，對我一個人講的。我跟他是初次見面就提出這個條件。初次見面，人家年歲大，七十多歲，看的人太多了，學問、經驗、閱歷豐富，一看這個人就看出你行不行，你可不可以教得出來。一看，我們沒有別的，真誠恭敬的態度自自然然流露在身行上，人家一看他就有感動。以後我們成功、失敗的關鍵是什麼？關鍵是你能不

能自愛，你能不能防護自己，關鍵在此地。

這三個條件是祖祖相傳的，不是他的專利。頭一個條件就是什麼話都不能聽，專聽他一個人的，你能不能做到？你能做到，這是真正護自己的法。你聽信別人的東西，你腦子就亂了，如果再聽信謠言，不但對老師尊敬心降溫，對佛法都降溫。那個傷害太大太大了，所以只能聽老師一個人的。不可以看任何東西，連佛經都不可以，因為佛經，佛講經有不同的對象，經論太多，你要是什麼經都看、什麼論都看、什麼註解都看，你的思想決定是亂的，你沒有頭緒。所以他負責來指導，就是讓我們平常所想的、所見解的，他都能夠了解一個大概，他會引導我們一個路子。這個路子就是斷煩惱的路子、超越三界的路子、超越十法界的路子，真正是一條成佛作祖的道路，他負責任。我們不聽話，他想傳我們都傳不到，沒法子。所以隔閡是我們做學生本身不聽話，自以為是，不尊重他。表面很尊敬，實際上不聽話，聽話還要打折扣。所以不是老師不教。老師不教就不慈悲，哪來的慈悲心？哪來的平等心？老師是真教！所以老師講：真想找學生，找不到，到哪裡去找一個百分之百服從，絕對遵守老師教誨的，找不到。所以以後老師叫我去找，我話再不敢講，找像我這樣一個聽話的人，我一生當中沒有遇到過。所以對老師我就不再要求，知道這個事情太難太難了。今天做學生的，背著老師又是一副面孔，這個難。

所以你看經上，我們昨天拿的，那個意思深得不得了！夏蓮居不是佛菩薩再來，我不相信。為什麼把賢護尊者分成在第二品開頭？照我們一般來講，決定分在第一品眾成就，眾成就就能分割了，這裡頭沒有大道理在不應該這樣分法。他這個分法就是含藏大道理，教你另一個起頭就是另一個新的意思，另一個高度的警覺。而且第一個賢護，這個賢護就是正知正見護持佛法，護持什麼？護持自己

的法，不是護別人。你能護自己才能夠護諸佛之法，才能護一切眾生之法，自己都保不住，怎麼能保別人？「賢護」兩個字，我講了那麼多，意思有沒有講完？沒有，我能講出來的是大海之一滴。再講，我怕聽的人不耐煩，兩個字怎麼講這麼多天講不完？現在人沒這個耐心。從前智者大師講《法華經》，經題「妙法蓮華經」，這五個字講了九十天。現在要是這個講法，聽眾跑光光，一個都沒有了。所以經字字句句真的是無量義，我能講，沒有機緣講，對誰去講去？所以首先這十六位在家菩薩擺在那裡，就是教給我們怎樣善護自己。你看，那個排列的順序，多有學問，多麼美好！第一個教你護法，第二個教你怎麼善思惟，讓你的思想、見解達到純正，入佛知見。所以那十六個名字決定不能顛倒，一個扣一個，扣得緊緊的。一般研教的人、講經的人看到這個都沒有注意到，馬馬虎虎就念過去了，或者遇到哪一個上首的時候把他的故事找出來，講一段故事就交差了。與這個經義不關痛癢，這個人的名字擺在這裡有什麼意思？那就毫無意義了。大家一定要懂得這個道理。

我們要想真正成就，我們的成就就是佛法的興旺，就是全世界眾生的福報。你說佛法能不能進入到大學，變成大學裡最主要的一個科目？能！我要有機會到大學做幾次講演就行了，就能帶動。現在澳洲有個大學找我，夏威夷大學找我。我這次在夏威夷大學做了兩次講演，佛法淺顯的介紹，沒深談，做一次座談會。其實座談會是什麼？答覆問題，解答問題的。但是這是一個好的因緣，是學校正式邀請法師去講經，這是過去沒有的，頭一次。過去曾經有法師到那邊去講演，非正式的，不是學校出面邀請的，我這個是正式邀請的。所以這個機緣慢慢來了。

特別是網路的介紹，這個好。他們從來沒有機會接觸佛法，從電腦網路裡（每一個教授他都有網路，他都有電腦，你到他的辦公

室、你到他的書房就是一個電腦室），所以我們把網址告訴他，他就在那裡看到。看到之後他就想跟我見面，就想跟我對話，我如果把真的東西告訴他，他歡喜得不得了。所以佛法將來確確實實是在學術界裡面佔最主要的地位，我深深相信。所以你們認真努力，你們將來是世界一切眾生的導師，要認清自己的身分。可是你要是不如法，你就決定做不到。一定要遵守佛菩薩、祖師大德的成規，你守規矩，你就能成就；你不守規矩，你就不能成就，斬釘截鐵，毫無懷疑。所以我們做的時候，一定循規蹈矩。

我們自己做人，我提出這二十個字要真做到，不是口號。「真誠」，決定沒有虛偽，不管別人怎麼對待我，我們是以真誠心待人接物，決定不自欺，決定不欺人，一切公開，一切透明的。任何一個人問我：法師，你銀行多少存款？我銀行帳單給你看，沒有絲毫隱瞞。我銀行裡面所有的錢，我都不是自己用的，哪裡需要用錢我就給他，全透明。我在美國，有些同修說：法師，你怎麼一絲毫隱私的東西都沒有？我說：要什麼隱私，隱私是見不得人的事情。我沒有隱私，所以我很自在，我很快樂。你有隱私，你就有黑暗的那一面，見不得人的那一面，那一面就是你煩惱的根源。你煩惱為什麼斷不掉？你有根拔不掉。你如果完全沒有隱私，完全透明的，你的煩惱根拔掉了。這個要緊！一定要知道，身心世界，夢幻泡影。

《金剛經》上說得那麼清楚，三心不可得，萬法緣生，能所都是假的，你還有什麼好隱瞞的？愈透明愈自在，愈透明愈快樂。諸佛菩薩能夠得大圓滿就是全部透明化，沒有一絲毫隱瞞的，所以佛菩薩得大自在、大圓滿，沒有一樣不圓滿，智慧圓滿、德能圓滿、才藝圓滿、福德圓滿，樣樣圓滿。

我們今天這個課程就是循規蹈矩，一點不敢違規，依照佛的教誨。做為初學，教學的對象也是初學，把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對初

學的一種教學法，我們今天做的是這個。有了初步，才能從這個基礎上逐漸的深入，這是一套方法。所以我們今天的方法，以這個科為總綱領，你懂得科判，全經它的章法結構你就了解。章法結構是教，你對教就了解，明教；章法結構明白之後，它的思想體系，你就清楚，思想體系是理。你看教經、理經，你明瞭了，然後你依照教理去做，那就是行經。佛真的是慈悲，關於怎樣去做也提出來了。實際上行就不必說了，還是怕我們業障深重，明教、明理之後還是不知道怎麼落實，他還教給我們許多落實的方法，慈悲到了極處，那就是行，修行的方法。行得對不對？如不如法？所以後面還有證，證是證明你所行的，也就是你的生活，你過的日子，你從事一切的思想、見解、行為、言語與性德相不相應？與諸佛菩薩相不相應？叫證。證明相應，證明沒錯，那個經叫證，在經裡面講那是果，教、理、行、果。《華嚴經》後面五十三參就是證，就是果。果是享受、受用，我學了之後馬上就有用處，就得到結果，證實我們的思想、見解、行為、生活乃至於應酬與性德完全相應，就是性德的發揮，就是性德的起用。你說這部經多好，走遍全世界到哪裡去找？

所以方東美先生當年對《華嚴經》佩服得五體投地，他告訴我《華嚴經》是全世界哲學書裡第一本最好的哲學概論。他把它看作哲學概論，他沒有把它看成佛經，他沒有把它看成宗教，他是研究哲學的，是個哲學家，他把它看作哲學概論。所以他晚年在輔仁大學博士班開課，「華嚴哲學」。他開課的時候，正好我在台北講《華嚴》。我印的《華嚴經》很多，而且印得很齊全，《六十華嚴》，晉譯的，我印出來了，《八十華嚴》、《四十華嚴》，這三種《華嚴經》，那個時候我印的是小冊子，總共是五十多冊，我講席當中用的書。聽說老師在博士班開這個課程，我就問他：學生需不需



要經典做參考？我說：我有書。他說：好，我學生聽課的差不多將近一百多人。我說：沒有問題，我一個一個都可以送。他歡喜得不得了，叫了兩輛計程車把書拿到學校，一個同學送一套。不是行家看不出來。

所以我們這次做的，這個經題你們諸位要寫下來，我們還是從簡，不取麻煩，你們在筆記本上寫下來，《華嚴經科註易解》。這個題目字不多，《華嚴經科註易解》，你就想到科要包括在裡頭，我們把經文繫在科的下面，然後再做註解。所以我們第一步做的工作，就是要把經文繫在科判上，然後經文你再看的時候一目了然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在文字上的障礙就沒有了。註的資料從哪裡來？從《疏鈔》跟《合論》，《纂要》是我們第一個依靠的，但是《纂要》裡面所有的文字都是《疏鈔》、《合論》的原文，道霈禪師他節錄的，我們還要看原文，原文詳細。他所節錄的東西，我們看看合不合現在時代，不合的我們要把它刪掉。如果感到原文裡面，清涼的《疏鈔》、李長者的《合論》的原文裡，有些東西很適合我們現代的，我們重新節錄。道霈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參考資料，我們可以重新節錄，不一定要依照他的，他這裡面節錄得很好，我們就依照他的。所以我們參考他的，我們要根據原書。

原書，大家沒有事情要細看，看的時候，這個書可以畫，這不是善本。這個書在我手上已經有四十年，你們看看印出來這樣乾淨。我對於原本，原本是線裝書，我非常愛惜，我看決定不敢在上面做記號，我不會損害這個書籍，我在筆記本上寫。但是現在這個本子印出來了，這個沒有關係，我原本存在，這個你們怎麼畫、寫字都沒有關係，這個本子太多了。所以你們可以在本子上寫東西，沒有問題，這就方便多了。可以重要的地方，特別是註解的地方畫出來，裡面一些名相註解，我們要根據這個把它抄出來，抄出來之後

去想，把它變成白話。這裡面術語很多，盡量把這些術語統統變成白話，讓人家一看就懂。不要叫人家再查字典，去搞參考資料，再去翻古人註解，搞這麼囉嗦，人家就不幹了，他學習的興趣就沒有了。所以我們要提供最簡單、最正確的資料給初學的人，能夠使他產生高度的興趣，帶動他學習，我們這個工作就做成功了。

道霈禪師對於全經的概要，我們通常講玄義，他做得好。玄義，我們印成這個本子，你看就這薄薄一冊。你要去看李長者、清涼大師的玄義，那個分量太大了，清涼大師這一套書，玄義是第一冊，那麼厚一本。你看他把清涼的玄義、李長者的玄義合起來變成這個樣子，這個太理想了。所以玄義的部分，我們就參考他的，裡面經文我們還是要參考原文，原文的東西豐富，我們在裡面節錄。李長者、道霈禪師的東西給我們提供參考，他節錄得已經非常非常好了。

我們必須要考量現代這個時代，佛法拿出來的東西要不契機，你的精力就白費了。所以我們今天看到許許多多這些出版品、這些著作，我們一看就曉得不契機，他只顧自己，他沒有想到現在社會的狀況，沒有看到這些對象，光是自己這麼想，這個不行，這叫閉門造車。你說的東西沒錯，都有根據，引經據典，都有根據，但是沒用處，現在人用不上，所以你的東西拿出去不受歡迎。我們舉個最明顯的例子，現代人有很多人反對《無量壽經》的會集本，為什麼反對？嫉妒，沒有別的，說夏蓮居是居士不是出家人。你反對夏蓮居，你為什麼不反對王龍舒？王龍舒頭一個會集的，現在他的本子收在《大藏經》裡，你為什麼不反對他？王龍舒過去了，太遠了，已經嫉妒不上，這個很近，無非是如此。為什麼嫉妒上？這個本子流傳到全世界，任何一個本子都不能跟它相比，道理在哪裡？這個本子契機，五種原譯本沒錯，拿出來不契機。經如是，論如是，

註如是，我們講經也如是。

我講經的法緣為什麼這麼盛？從前演培法師找過我，特別請我在靈芝吃飯，吃飯的時候就是為這個事情，他說我今天一樁事情向你請教。我是後學，我稱他作老師。他當年在善導寺做住持講經說法，我那個時候還沒出家，我是他的聽眾，忠實聽眾，我都坐在第一排，所以他跟我就很熟悉，我坐在第一排面對著他。他就向我說：你的法緣為什麼這麼殊勝！問題在哪裡？契機。我講的東西不違背經典的原則，不違背古大德的原則，我把他的言語變了，變成很淺顯的現代話，現代人所用不著的，我統統捨棄。所以我取註子跟人家不一樣，我依靠人家的註解，取人家的註子，我頂多取它十分之一，我會捨棄十分之九。你們可以從我上一次講《金剛經》體會到，我講《金剛經》完全依照江味農居士的《講義》。你看我在《講義》裡面取他的東西，我讀《講義》的時候，重要的東西我用紅筆畫起來，然後我把它抄出來，抄出來印成一個冊子，《金剛經講義節要》，我就講《講義節要》。實際上我講江味農居士的《講義》，只講它的十分之一。這個十分之一什麼？合乎潮流，合乎現代人的需要。所以這個東西拿出去大家歡迎，大家喜歡，就是這個道理。你要懂得取捨，取捨的標準是社會大眾的需要，你才能契機。你把江居士的東西全盤拿出來，裡面有很多現在人用不上的，你浪費他的時間，浪費他的精力，他對這個興趣就沒有了。

經一定要契機，註一定要契機，你才叫善說，你在講台上說經叫善說，你很會說。你講的東西都如理，都沒有講錯，可是不適時宜，你不善，說得沒錯，不善。不善就是不契機，別人聽了厭煩，聽了覺得沒用處，聽一、二次，下次不來了，沒用。譬如像我們這幾天講的，這是上首這些名號，上首名號，如果你要是把上首這些人一個一個的去查他的傳記、查他的故事，一個一個講一段故事給

大家聽，沒有意思。喜歡聽經是來聽道理的，是來學習的，你專門講這些故事給人聽，有很多人聽了不耐煩，他下次就不來了。籠統的表法說出來，籠統的講出來，人家聽了一個模糊的概念，依舊不清楚，依舊不能得受用，他的興趣怎麼能產生？所以你們在這個地方仔細揣摩我這個方法，我這個表演的方法，大家聽了歡喜，只要生歡喜心，我這部經講得再長，他都歡喜聽。我一部《無量壽經》講個五年、十年，保險常常都是滿座，他都歡喜聽，為什麼？真得利益，真有受用，覺得學了馬上正用得上，來聽兩個鐘點沒有白來，真在這個地方能得到啟示，真的他學到他怎麼生活。學佛人學怎麼生活，學怎麼過日子，學怎麼去工作，學怎麼去應酬。你說這個東西多實際，還有哪一種學問比這個更實際的？然後你才曉得經上常講「真實利益」，哪裡是假的？確實是真實利益，我們要是不得到這真實利益，我早就不幹了。

所以我一生感激方東美先生，他不把這個東西介紹給我，我們怎麼會知道？這個世間無盡的寶藏、無盡的典籍，我們怎麼會發現這個東西？發現這個東西這麼殊勝、這麼美好，圓滿而沒有一點缺陷，你怎麼會知道？方老師當時在台北是我心目當中最敬佩的人、最景仰的人，他講的話我相信，別人介紹我不相信。所以說什麼人是你的老師？你的老師就是你心目當中最敬佩的人，他講的話我會百分之百的做到。我對他不敬佩，他講的話我勉強聽，縱然去做也要打個對折，這個人不是我的老師，我跟他學不到東西。如果跟這個老師，我們修學的態度，陽奉陰違，表面上很恭敬，實際上所接受的東西是耳邊風，我們所思所作、所說所為跟老師所講的完全相違背，這在老師會下什麼利益都得不到。但是老師教學，這一類的學生是佔大多數。所以方老師遇到我的時候，不准我到學校。你想我到學校去旁聽的話，他不是省事嗎？何必每個星期特別撥兩個鐘

點給我，我又不繳學費。跟他從來不相識，素昧生平，他這樣對待我，就是我有真誠恭敬學習的態度，就憑這一點。人家真有學問，第一次一見面就認識。

以後接觸佛法，跟章嘉大師，章嘉大師對我的愛護，實在講我永遠不能忘記，比父母對待子女的愛護還要周到。每個星期要跟他見面，要聽他教導，一次沒去，過兩天就打電話來了，他叫他的副官打電話給我，問我是不是生病，為什麼沒來？你說我怎麼能不去？不去電話就來了。他不找別人，就找我一個，關懷、愛護、協助，無以復加。所以我真是經上講的「常念師恩」！我學成之後，韓館長護持，這個功德太大了。沒有她的護持，充其量我只有能夠自利，不能利他，利他的緣沒有。她替我找講經的場所，寺院裡不會請我們講經，所以她租地方、借地方，借朋友的辦公室，哪個地方有房子出租，我們租地方。她去張羅召集聽眾，她的一些朋友都把他找來，來聽經，朋友聽了歡喜，朋友再介紹朋友。

我們講經，我一生沒有做宣傳，這都是李老師教給我的，不可以做宣傳。你宣傳召集很多人來聽經，假如你講的東西講得不好，人家聽了不滿意，你怎麼對得起人？人家特別抽空到這裡來，你浪費人家的時間，你耽誤別人做事情，你怎麼能對得起人？我們覺得很有道理，不宣傳，是你自己來聽的，聽得不滿意，我沒有找你來，你自己來的，這個沒有話說。我找你來，說得你不滿意，我對不起你；你來找我，沒話說了。所以從來不敢做宣傳，不敢撒廣告，但是人都愈來愈多。所以聽眾他們去宣傳，他們找你來聽經，不是我找你來的，你滿意很好，你不滿意我沒有過失，你誤聽謠言跑到我這來聽經，都是聽眾一個一個介紹的。

我到新加坡，新加坡大概是第一次、第二次做了一點宣傳，都是很小。人家去做宣傳，外面貼的東西、介紹的東西，我是絕對不

可以印照片。照片印上去像電影明星撒廣告，那個多難為情，不可以，決定不可以。所以頭兩次做了，第三次以後就沒有再做了。李木源告訴我：法師，不能做嗎？我說：我不主張做，為什麼不能做？做了，人來的時候沒地方坐，場地太小。所以我每一次來講經的時候，只是通知居士林的蓮友、淨宗學會的會員，內部通知，都不在外面，是內部這些人去邀集他們的同參道友，我們的道場就坐滿了。所以不能宣傳。我們的作風跟人家不一樣，我們永遠處在低姿態，最低的姿態，人這麼多，他自己來的，我們沒有做廣告，沒有做宣傳。所以這一點我們要曉得。老師教我這個方法，我說給你們聽，都可以給你們做參考。

我們要真幹，決定不幹虛假的，一切真實，就像善導大師所說的「一切從真實心中作」，善導大師這句話在《四帖疏》裡面重複好幾遍，諸位前途就一片光明，十方一切諸佛如來護念你、加持你，你要操什麼心。那就是章嘉大師告訴我的：你的一生，佛菩薩替你安排的，什麼都不要操心。我聽他這句話，相信他這句話，所以我一生很自在，什麼都不操心，順境逆境、善緣逆緣都是佛菩薩安排的。順境善緣，我不起貪心，我也不生歡喜心；惡緣逆境，我也不生煩惱，永遠保持清淨平等就自在了。外面的境緣都是虛妄的，都不是真實的；我們自己的身體也是虛妄的，也不是真實的。假與假相應，哪來有衝突？沒衝突。所以經教裡面，佛、祖師大德這些文字，我看得懂，我明白，我能夠信受奉行。所以諸位到此地，時間雖然是很短，你們真正能體會到我這些東西，一生受用不盡。

現在我們大家都有科判、科文表解，玄義的部分我們留到最後做，我們從經文下手，玄義留到最後。因為玄義是對老修人說的，老修的人他不要聽經文，他聽玄義。玄義是什麼？是你自己對這部經修學的心得報告，所以老修他要聽這個。初學的人聽不懂，因為

他沒有經驗，他沒有接觸過，他怎麼懂得你的心得？所以從經文下手。全經研究完了之後，回頭再做玄義，那時候就得心應手，就不會感到有一絲毫的困難。現在要叫你讀玄義，真的是找不到頭緒。

科，我們要從「如是我聞」這個地方看起，或者是從經題這個地方看起。旁邊第七頁，這個第七頁是原書的頁數，原書是線裝書，所以這是原書的頁數，這個頁數有前面跟後面，第七在後面。後面你看第九，「總釋名題」，下面的科就相當細，科底下有個括弧，括弧裡面都用兩個字，這兩個字是清涼大師的疏，疏的科判。所以這是疏跟鈔，它是疏的科判，鈔好像沒有科判，疏的科判。這有經的科判，有疏的科判，疏的科判我們都把它省略掉，只找經的科判。

經的科判在別釋這個地方，別釋這個地方就是「大方廣佛華嚴經」，它分作七個段落。第一個是大，大底下有十個意思，方也有十個意思，廣也有十個意思，佛也有十個意思，華也有十個意思，嚴也有十個意思，經也有十個意思。我們在經題就抄這一段，這一段要抄得很簡單。譬如大十個意思，註解都不要了，你只抄體大、相大、用大、果大、因大、智大、教大、義大、境大、業大，我們解釋這個大，用這個就行了。下面這十個意思，此地就沒有這麼清楚，我們就查註解，也像這樣簡簡單單的把它寫出來，不要複雜，寫出來。什麼叫體，在後頭有小註，註也是註得愈簡單愈好，什麼叫體，什麼叫相，什麼叫用。這個地方註清楚了，以後再碰到這些就不要註了，以後在經文遇到都不要註，前面已經註過，後面就不要註了，省很多事情。

所以這是科，第一個就是把科擺出來，這地方是釋經題。我們這個稿子的寫法，經題要寫出來，「華嚴經科註易解」寫出來。將來的卷數，我們是以品為單位，一個品是一個獨立的單元。這一品

裡面我們看分量，實在講因為是簡註易解，所以一品將來就做一冊，每一品做一冊。如果這一品分量太多的，像到後面「離世間品」經文就很長，有五卷之多，我們可以把它分成上下。到「入法界品」就更長，這就《四十華嚴》，我們可以按照五十三參，每一參做一個小單元，一個大單元裡又分五十三個小單元，一個單元做一卷，很清楚，很明白，用這個方法來分就很簡單、很清楚。所以題大家要寫上，這是第一個。這是科，第一個科是什麼？「總釋名題」。科將來是用小字排。我們給諸位的《易解簡註》，大家都拿到了，這個可以做個樣子，這裡面所缺的是沒有科。我們做的方式是這樣的，像它這是經題，經題算是一個科判，經題就是畫兩個圓圈，下面就是科判。科判就是「總釋名題」，下面就是「大方廣佛華嚴經」。題目上七個字，後面我們就做註解。《易解》裡面這個「大」，大就用體大、相大、用大一直到業大，《易解》解經就用這個講解法。什麼叫「體大」？註，在經文註子上註，這就好辦。所以你將來講經的經文，文字並不多，很淺顯。這裡面有疑問的，像這地方註在底下。

我們將來的解裡面有註，譬如解經題裡「大方廣佛華嚴經」，解裡面大是體大、相大，體大這裡註一，相大註二，用大註三。我們註解在下面，你也好做了，你就懂得怎麼下手，所以註解在下面。現在我們可以把這個分開，把科會在經裡面；解做一冊，我們用一個本子；註用另外一個本子來寫，將來再把這個註會到裡面去，就比較好搞，就容易多了。所以註解，你們平常看書隨時寫筆記，將來我們做成功之後把這個註會進去，這樣就來得方便。你同時寫在一張紙上也很麻煩，因為註的可能會比解要多，有的一頁裡面解比註多，在此地都看到。這是因為前面名相術語多，到後面名相術語少，你看到這邊就沒有，這下面的註就沒有了。所以我們註是用



另外一個本子，將來編書的時候再把它會進去。但是註的時候科一定要寫上，我們曉得是哪一段的註子，以後穿插進去就非常方便，不會找不到頭緒，你這個註子到底是註哪裡的。因為這個東西將來很繁雜，分量很多很大，所以一定要知道這是註在哪個地方的。但是我們現在就是分品、分章也比較容易了，這是這個做法。

我們現在再看科會文。經題就是取這一段，這一段裡面有不詳細的，找《疏》、《論》的原文，或者是找《纂要》，《纂要》的第一冊，他也有節錄，他節錄得也很好。它的經題還是在第一冊，經題還是在玄義這個部分，玄義最後一百零七頁，「大方廣佛華嚴經」。所以我們從這裡頭給它重新編，編解，編易解，再編註，我們根據這個資料，我們編一套新的教材，編一套新的《華嚴經》的教科書一樣，我們做這個工作。

入經文，入文你們看科判的第八頁，第八頁最下面有一個小方塊，它有個虛線畫起來，我們就用這個科判。科判，你看「總顯己聞」，就是「如是我聞」，我們就用這個標題。第二段「標主時處」，這就是經上一開端，「一時，佛在摩竭提國阿蘭若法菩提場中」。《纂要》就是這個標法，你看它不囉嗦，它的標題就是這個標法，它有一個圓圈，圓圈下是科。所以它這個裡頭有科，值得我們做參考，它這個科我們一定要對清涼大師的原科來對照，這個在第十頁。這小本子跟精裝十本的大本子頁數是一樣的，這是我特別叫他分開來裝，我們用的時候好用。大本像磚頭一樣，很麻煩，我是喜歡很精簡的，像磚頭太笨重了。所以我特別十本的印出來之後，又叫他這種本子給我印一千套，這個我們用的時候太方便了，特別是講經放在講台上很方便，攜帶很方便。所以它這裡有科。

第三，「別明時分」，它也是採取這個，別明時分，「始成正覺」這一句。始成，這個始要註，正覺要註，這兩個解要註，成也

要註，什麼叫成，經論裡面都可以做參考。

第四科在第二十三面，它也採取方塊裡面的，「別顯處嚴」。這段經文比較長一點，經文在第二十五頁，一共有五行。這五行裡面，像這麼長的經，裡面可以分小段，這個小段就不必標題，因為科標題標太複雜也是個麻煩事情。這個怎麼講法？在解的時候提一下，這一小段是說的什麼、這一小段是說的什麼，這樣就好，不明顯的標出來，但是很清楚，就是在解的時候解得很清楚。如果諸位能懂得這個方法，你就試試看，我們來做。這是「別顯處嚴」，處所，它這個地方已經分了，這五行是「總顯地體」，這是小科「總顯地體」。在二十五面的疏，你看「初心地十句分四」，心地十句它分四科。「初一」，這是第一科，「總顯地體」就是這一段經文。「總顯地體」就不另外做科，我們可以分段來講，不必這樣分，但是段落把它像這種一段，下面是第二段，我們再註解第一段它講的是什麼，第二段講的是什麼，這樣就好。這第二段。

第二段在二十七面，第二段是講樹嚴，就是樹木，華藏世界寶樹的莊嚴。前面是講地質的莊嚴，我們不要講地體，地體人家聽不懂，現代人講地質，我們要換名詞，就是地質，它的地質跟我們地球上的地質不一樣，不相同。我們換個名詞，你看意思沒有錯，但是大家聽就很好懂。這是寶樹的莊嚴，這可以加寶樹，沒有問題，寶樹的莊嚴。

下面第三段是宮殿的莊嚴，我們不要用宮殿，用建築，他們那邊的建築物，建築物的莊嚴，名相要換，不換不行。我們看到人家寫的白話，他還是寫的宮殿。有的人不喜歡住宮殿，不是個個人都喜歡住宮殿，我就喜歡住茅蓬，茅蓬很有味道。我很喜歡用竹子編的竹子牆，上面蓋茅草，那個真有味，各人喜歡。富麗堂皇的宮殿，我是一點都不喜歡，每天清潔整理打掃，累死人。縱然有福報

不要自己累，要找許多工人，你手下有人替你打掃，你也累壞別人，何必！我們自己怕累，你也想想別人，住個小茅蓬多自在。

從前香港洗塵法師（洗塵法師過世不少年了），他跟我非常要好，到台灣來看我，來跟我討論如何我們能把佛教興旺起來。我就告訴他，江味農老居士在《金剛經》上說的話沒錯，非常正確，如果出家人都能恢復到釋迦牟尼佛那時候的生活，樹下一宿，日中一食，托鉢，佛法馬上就興旺，形象立刻就改過來。他聽了我這個話也動心，這是個辦法。我說：行，你找五個人，五比丘，釋迦牟尼佛五比丘能創教，現在五比丘可以興教。我說：你找，我算一個，我們二個，再找三個，我們志同道合。現在樹下一宿簡單，我們一個人買一個帳篷，帳篷白天收起來，現在帳篷很輕巧，尼龍做的，又防水，疊起來很小，揹個背包。我們托鉢，我們到處講經說法，晚上哪裡風景好，帳篷搭起來，五個人像梅花一樣，你看多自在！我說：你老人家帶頭，我跟著你走。他也很歡喜，回到香港沒下文了，就沒下文了。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個生活叫神仙生活，這是給世間人看，一切放下，真好。

如果我們真的要能真正發心，大家不怕受餓，不怕吃苦，組織成這麼一個僧團。一個大帳篷就是我們的大殿，裡面供佛像；小的，一個人一個小帳篷就圍繞著大帳篷。過游牧的生活，哪裡風景好就到哪裡去，這裡天氣太熱了，趕緊搬家；天氣太冷了，我們趕緊搬家，你說多自在。走遍全世界，到哪個地方我們都不求人。哪個地方有居士，找個空地，樹木多的，花草多的，我們在那裡帳篷搭起來。住一個星期，住一個月，住兩個月，到處講經說法，我們有小地方休息，對人家絲毫干擾都沒有。佛法不是不能興旺，方法多得是，釋迦牟尼佛給我們做最好的榜樣、最好的典型，真正表現出「於人無爭，於世無求」，什麼都不要。弘揚佛法，教化眾生，我

們做我們本分的事情，真正做到敦倫盡分，你要這些東西幹什麼？世間人貪著，我們全體放下。

你們同學要真正發心的時候，我就可以搞，洗塵搞不起來，你們要是發心，我們就真能搞起來。夏天的時候，我們到北方去；冬天的時候，我們到南方來。因為我們衣單就輕鬆，不要搞很多衣服，累贅，你這四季衣裳多累贅、多麻煩。所以夏天南方熱，我們到北方去弘法；冬天那邊冷，要穿那麼厚，我們到南方來。我們把時令調節好，我們真的三衣一鉢就夠了，不要那麼麻煩，衣單一個小包袱揹在身上，帳篷掛在身上就走了，你說多自在。這樣的僧團不要怕沒有人供養，到哪裡搶著供養，你去托鉢，天天吃好的，他知道你要來的時候，天天煮好東西供養你，一點都不假。我要出去托鉢，是天天吃好東西。所以你們真發心，我這麼大年歲，如果身體還可以、還行，我可以跟你們一起，參加你們這個僧團。真發心，不要道場，小帳篷非常理想。現在交通便捷，頂多我們自己可以買一輛車，買一輛巴士，旅行的時候方便。要有一輛大巴士的話，我們還可以搞一個像大型的蒙古包，做什麼？做佛堂，自己念佛修學的場所。自己的寮房是小帳篷，有一個大帳篷，我們做道場用，比什麼都好。現在一個帳篷大概可以使用五年，五年，我們再找居士，再化一個帳篷來，很便宜。現在野外露營這些設備好，太好了。我們找山明水秀的地方，找風景美好的地方，我們過大自然的生活。住在這個地方，這是鴿子籠，我們像養鴿子一樣放在裡頭，這有什麼味道！所以回到大自然，那個生活才真正是幸福美滿。

我這些想法都幾十年前的，沒有人響應，這是緣分不足。所以現在你們年輕人如果真正發心，摒絕一切世緣，專心辦道，我們跟大自然合成一體，跟諸佛菩薩合成一體，真正給世間人做最好的典型、最好的榜樣，也使社會大眾對佛法的看法，佛法的形象，耳目

一新。我提供這個構想，你們慢慢去想，想通了再告訴我。我如果體力不行的話，你們這樣做，我做你們的後盾，我支持你們，你們所有一切的財用，我都給你負責。好！全世界的地方都可以選擇，到哪個地方去住一個、二個月，選擇它最好的氣候、最好的時節，到那個地方去住一、二個月，在那個地方弘化，天天講經說法。講經說法之外，自己回到自己的帳篷區裡面研究討論、念佛，不是做研究討論，我們就是念佛共修，絕對沒有外緣。你這是世間第一僧團，做得到，不是做不到。

希望你們發心，五個人就成了，五比丘，能有十個、二十個人更好，人數也不能太多。實在講最好的是十幾個人，人數太多也不好，太多就雜了。所以十個人是很理想的，組成這麼一個僧團，十個人、十幾個人都可以，組成這個小的僧團，向全世界遊化，度一切眾生。你們真組織，無論到世界哪個國家去旅遊（當然你到外國去一定要坐飛機，你總不能走路去），所有一切費用找我，我給你們負擔。每到一個地方，那地方我們都有信徒，信徒會接待你們，我們不給他添麻煩，就是叫他找好的地方，這地方我們也不需要買。實在講好的公園都可以，但是一定要跟當地政府交涉，我相信他們一定很歡迎，臨時住的，不是長久住，住一、二個星期，誰不高興！很別開生面的一種生活方式。吃飯的時候，每天也可以出去托鉢，如果不托鉢的話，讓居士送供養來也行，可以接受。因為在外國住的地方都很分散，我們走路是很困難，決定要有交通工具。我們不出去，不耽誤時間，就叫他到什麼時候他供養送過來也行，這個可以。很有味道！我們真是可以過世間神仙生活，大家好好的發心，這就是全世界的一個弘法團。

人人有修、有學，證，我們暫時不談，決定是有修、有學。摒棄萬緣，真的，與我們不相干的絕不接觸，我們不看報紙、不聽廣

播、不看電視，問我們，天天世界太平，天天世界美好。我們生活在太平、美好的環境當中，他們生活在亂世，怎麼亂？頭腦亂，知道的东西太多。他們生活在亂世，五濁惡世，我們生活在清涼世界，這豈不就是境隨心轉嗎？心清淨了，世界就清淨。這樣一個僧團在這個世間出現，眾生有福，全世界的眾生真是無比的大福報，跟世尊當年出世絕不遜色，沒有兩樣。

你們能不能惠予眾生真實之利？就在你們自己肯不肯發心。你們今天只要發心，外面的助緣找我，決定沒有問題，真正肯發心。如果將來在國外言語上有困難，可以找一、二個通達外國文的居士給你們做翻譯。我們不要求他長期的跟著我們，他們短期的，譬如我們到美國去弘法兩個星期，就臨時請他來幫兩個星期忙，這個很容易找到的。如果我們到歐洲，講法國文的、講德國文的、講西班牙文的，行，短時期，不超過一個月，這些人很容易找到。來給我們翻譯，不是翻譯講經，是平常生活上跟他們聯繫的時候需要有翻譯，不困難。他短時期（一、二個星期，一個月）過我們僧團的生活，我們也發一個帳篷給他，叫他跟我們住在一起。

這是第三段。這一大科裡最後一段就是「師子座嚴」，在三十四面，宮殿是講建築。師子座也不要這個名詞，用這個名詞大家也不容易懂得，把它改變什麼？居住環境，因為是經文裡面所講的內容，他居住的環境，這是屬於他居住環境的一部分。《纂要》裡面到這地方就分成一卷。所以我們繼續這樣做下去。

今天我把這個方式教給諸位，明天諸位就要拿東西出來給我看，你們就要寫出東西給我看。註解另外用一個筆記本，經文裡面確實需要註。註解我們完全依靠《疏鈔》跟《合論》，《疏鈔》、《合論》裡沒有適當的，我們再找佛學字典，再查其他的資料。所以工具書不能缺乏。佛學字典，你們房間都有《中文大辭典》，《中

文大辭典》對於普通這些資料相當豐富，可以做參考。但是我們以古德的註疏為主，把他的註解化成現代的詞句，盡可能避免名詞術語，這些跟我們時代不太相應的，我們全部把它改成我們現代的名詞，讓大家接觸的時候就省很多事情，不要費很多心思，一看就懂。不要搞得人東西搞不懂，還要叫人家查參考資料，人家興趣就沒有了。現在你給人家一部東西，叫人去查字典，人家絕對不幹，他不願意費這種時間。所以一切都是現成的拿過去，一看就了解，一點不費事，他就非常歡喜接受。

所以我們一定要把這些難的地方變成容易，守住四個原則，簡，簡單不繁，「簡而不繁」；「易而不難」，容易，難的地方統統捨棄，易而不難；「淺而不深」，淺顯，叫人家不感覺得會太深；「明而不昧」，清楚，絕不含糊，會給你講得清清楚楚。雖然簡單容易，還是講得很清楚、很明白，守住這四個字的原則，「簡、易、淺、明」。我們做註解、做易解、做註子都要守住這四個字的原則，將來這個書就是一本好書，讓外國人把它翻成外國文字容易翻。現在經文很難很難翻，註解也不容易翻。我們這樣一做就變成容易翻成外國文字，就能夠流傳全世界，利益一切廣大的眾生。

我們就採取《纂要》裡也有科判，你採取這個方式，因為什麼？這個科判，如果是研究的人，他可以對科文表解，他可以查對；不希望研究，這就夠了，就是這一段文字裡講的是什麼東西，它有個小標題。橫的沒有關係，橫的變直的很容易。就是註跟解做兩本，然後我們再合併。註將來以後統統是下面的，就像這個格式一樣，統統是下面的，上面就是科、文、解。我們就用這個方式，以後這個東西很清楚、很明白。

我們做這工作，每一品是一個單元，一品一品的做。我們將來出書，這一品做好了馬上就出書，一品一品就出來。不是我們全經

做出來再出書，那要等哪一年？我們的興趣都沒有了，士氣都墮落了。你一本搞好，一本馬上出來，有成就感，我的東西出來，趕緊做下一品，你的士氣永遠保持興旺，不會墮落，你的興趣始終提得起來。所以做出來之後，馬上就印書，馬上就流通，甚至於許多翻成外國文，他立刻就可以下手，一品一品的翻，將來統統會合起來就是全書。這我們真正做一番成績出來。

像上一屆的《無量壽經簡註易解》，我們昨天晚上全部完成。所以張居士回去之後帶到台灣就印書了，後面這一部分，昨天晚上完工。這是第三屆的成績，東西拿出去了。第二屆做的是科判。所以每一屆我們都要有東西拿出來，這三、四個月的時間沒有白過。

《無量壽經簡註易解》，我還要給它寫個序文，我這兩天找時間寫個序文，這部書就圓滿了。

老法師：還有沒有問題？

學生：我們做這個是我們大家各做各的，還是大家合作？

老法師：各做各的，到這個地方上課的時候來總彙，看看哪個人的最好，我們就選擇那個，再寫成一個定本。

學生：這樣我們時間就很緊張。

老法師：是的，是很緊張，一鬆懈就完了，一定要緊張。

學生：下午小座，還有晚上大座，這樣就會佔很多時間。

老法師：不錯，確確實實是很緊張。但是這個工作並不困難，懂得這個方法的時候就不難，要費一點時間，要思考怎樣把文言文變成普通話，怎樣把不好懂的地方變成現在人好懂，這要用點頭腦。要叫你們去幹這些事情，你們搞好之後我再來看，當然我還要費很大的時間來給你們修改。

學生：剛才下面四段，地嚴、樹嚴、宮殿嚴、師子座嚴，不改；前面一個是地質，地質莊嚴，地質結構。



老法師：對，地質，地質結構也行，說明他們那邊的地質結構跟我們這裡的地質結構完全不相同，這在註子裡也可以加一筆。現在科學家也曉得太空當中許多的星球，許多的星球它們的結構並不完全相同，其他星球上有很多物質是我們地球上沒有的，這個東西是怎麼來的？現在科學家自己也不懂，我們能夠透一點消息，後頭經文上有「唯心所現，唯識所變」。透一點消息，到後頭經文上的時候再說。

學生：這個解是經文的白話翻譯，還是我們用第三者的口氣。

老法師：不，白話就是經文的註解，完全把經文用白話文解釋出來。

學生：就是白話翻譯一樣。

老法師：對，白話翻譯。白話翻譯，依據祖師的講法，他講的是文言，我們把它翻譯成白話，他講得很多、講得很深，我們把深的去掉，繁雜的去掉，取最淺顯的，人家一看這個文字表面意思就懂，我們做到這層就行了。

所以我們今天接引的，剛才講了，五十一年級，我們接引一年級，我們今天根據《華嚴經》這個教材，替一年級的學生編教科書，不是替高年級的。替初學一年級的編《華嚴經》教科書，你掌握到這個就好辦。初初接觸佛法的人，完全不了解佛法的人，我們給他編一個教科書。一切經沒有淺深，淺深在人。人淺，我們就編淺的一套給他，這個是最重要的，是基礎，有這個基礎，他產生興趣，然後慢慢再提升。再過幾年，我們的《華嚴經》會再編一套，編一套比這個深的。所以你懂得這個原則，五十一個階級，我們可以依據這個本子、依據這個材料，可以編淺深不同的五十一套，你是哪個年級的，我就給你哪一套，很有味道。原始資料，不離開原始資料，淺深不同，可以編五十一種不同的教科書出來。這個對於佛

法（佛陀教育）在這世間推行是個很大的貢獻，非常有意義的工作。凡事都是開頭難，所以第一本比較難，第一本搞成之後，叫你編第二套就容易了，你已經有現成的框架就不困難，愈編就愈熟悉。沒問題，我們就下課了。